

汉代河西戍卒的“除沙”劳作

王子今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河西地方因荒漠地貌形成基本环境背景,古来称“流沙”“大漠”,气候条件又有多风沙的特点。出土汉简所见“除沙”劳作,体现了戍卒在正常防卫程序中的勤务内容,包括清理积沙。“除土”简文,大略也是相类劳作的反映。出土文献所见有关“除沙”“除土”的信息,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丝绸之路河西段交通的气候与地貌环境条件。“除沙”简文除了作为军事史料与生态史料的价值之外,也有工程史料的意义。

关键词:戍卒;除沙;除土;劳作;丝绸之路;环境;工程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5-0005-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501

河西地方处于汉代“北边”西端,或可理解为属于时称“西北边”的区域^[1]。因荒漠地貌,古来称“流沙”“大漠”。《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说“帝颛顼高阳”的权威“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对其中的“西至于流沙”,裴骃《集解》:“《地理志》曰:‘流沙在张掖居延县。’”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居延海南,甘州张掖县东北千六十四里是。’”^{[2]12}《说文·水部》:“漠,北方流沙也。”段玉裁注:“《汉书》亦假幕为漠。”^{[3]545}汉武帝嘉奖霍去病,说到“约轻赍,绝大幕”^{[2]2936}。“大幕”也就是“大漠”^{[4]4140}。其环境背景因多风沙导致交通条件的恶劣^[5]。出土汉简所见“除沙”劳作,体现了戍卒在边塞正常防卫程序中的勤务内容,是包括清理积沙的。“除土”简文,很可能也是相类劳作的反映。而日常的“骚除”即“扫除”应当也与沙尘堆积有关。理解相关信息,有助于全面认识丝绸之路河西这一重要路段交通的气候与地貌环境条件。

1. “除沙”简文及理解的异见

居延出土汉简有关边塞戍防军人日常劳作的内容中,可见涉及“除沙”的简文,如:

(1) 除沙一人积大司农芟省第卅六隧卒使(479.6)^{[6]575}

收稿日期:2021-07-11

作者简介:王子今(1950—),男,河北武安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汉代丝绸之路交通史》(2017010247),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10XNL001)。

我们推断残断部分,应言若干人,即“……人除沙”。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有新的释读。释文作:

(1)除沙一人积大司农茭省第卅六隧卒王便(479.6)^{[7]105}

否定了以“☐”显示的前端残断的判断。如此则前言“……人除沙”的推想未必成立。又如:

(2)尉史临白故第五燧卒司马谊自言除沙殄北未得去年九月家属食谊言部以移籍廩令史田忠不肯与谊食(89.2)^{[6]155}

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有所说明:“简身弯曲导致图版略有差异。”标号为“89.2A”,89.2B为“侧面”照片。释文与《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相同。^{[8]260}

1972年至1974年发掘出土被称为“居延新简”者,也有“除沙”简文发现。如:

(3)☐自殄北除沙☐(EPT40:183)^{[9]97}

张德芳主编《居延新简集释》改释为:

(3)☐☐省殄北除沙☐(EPT40:183)

又有“校释”和“集解”,就改释原因有所说明,并介绍了有关“除沙”性质的学界意见:

【校释】

“☐”原释文无,依图版补。“省”文物本作“自”,据图版改。

【集解】

[一]除沙一种由官府组织抽调戍卒到某处进行的集体性劳作活动,其具体工作当和清除整理沙石有关。《集成》八(页七〇)认为,汉塞地区多风沙,除沙即清除淤沙,是戍卒日常劳作的重要项目之一。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页一三五)认为,可能是为铺设天田准备原料。沈刚《居延汉简语词汇释》(页六)认为,除沙应该是由都尉府组织的到候官进行的一种规模很大的劳作活动,而不可能是一般的清除淤沙的劳作。但是否为铺设天田准备原料则不得而知了。^{[10]323-324}

初仕宾主编《中国简牍集成》简(1)释文:“☐除沙,一人积大司农茭,省第卅六隧卒使。”注释:“除沙,汉塞地区多风沙。除沙,即清除淤沙。是戍卒日常劳作的重要项目之一。”^{[11]70}李天虹的解释是:“简文所谓‘除沙’,可能是为铺设天田准备原料;‘画沙’即平整天田。”^{[12]130}这是对“作簿”的分析,针对EPT48:12B简文“除沙”^{[12]132-133}和269.4简文“画沙”^{[12]135}。所谓“天田”,应是利用天然沙地设置防卫条件,不必“为铺设天田准备原料”。沈刚则作如下解释:“除沙应该是由都尉府组织的到候官进行的一种规模很大的劳作活动,而不可能是一般的清除淤沙的劳作。但是否是为天田准备原料就不得而知了。”^{[13]193-194}沈刚还提示我们注意另外两例有关“除沙”的简文,即:

(4)三月甲辰卒十四人

(以上为第一栏)

其一人养

定作十三人除沙三千七百七十石率人除二百九十石

(以上为第二栏)

与此七万六千五百六十石

(以上为第三栏)(EPT51:117)^{[9]180}

沈刚列举又有《额济纳汉简》发表“除沙”简文一例,对于相关问题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阳朔元年三月乙亥第十候长博谓第十六隧长良府调卒隧一人

诣殄北除沙当会月☐

(5) 行 者 走 回 第 十 隧 卒 王 如 意 第 十 一 隧 卒 杨 耐 第 十 二 隧 卒 王 等 三 人 诣 殄

北

十七隧长谭以檄言付谭日时良趣急县索令会已候长

(99ES16SF3:1A)^{[13]194}

释文据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调整。校本写道：按：第一栏“行者走”后之封泥印槽符号“回”《额简》未标注；根据文意，第二栏第一行“常”当作“当”；第二栏第三行“旦”后之“已”《额简》漏释；“隧”原件均作“队”，今改为通行体^{[14]16}。今按：从文意看，“第十隧卒王如意第十一隧卒杨耐第十二隧卒王等三人诣殄北”，最后二字，也应当是“除沙”。又如：

月……当曲隧以南尽临木道上行书不省

(6) 十六隧卒二百

列隧及承隧五十八所=三人今省所一人为五十八人赍衣装作旦诣殄北发郭除僵落沙会八月旦

(99ES17SF31:7)

沈刚引简文“列隧及……”^{[13]194}《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作“列隧及……”^{[14]20}。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省”“除沙”者，皆“诣殄北”。殄北候官位于居延防务系统北界，风沙危害受到重视，不得不发动省卒“除沙”。相关信息，对于认识这一地区的风沙形势是有重要意义的。

对于“居延新简”中一例有关“除沙”简文，《居延新简集释》就“省除沙”有所解说：

(7) 凡卒三人省除沙^[一]田(简上沾染红色)(EPT43:21)^{[9]101}

【集解】

[一]省除沙指抽调戍卒从事除沙劳作。省，即“省作”，上级部门抽调烽隧戍卒集中进行劳作。^{[10]344}

又有如下简例：

(8) 除西面(EPT4:30)^{[9]19}

【校释】

“除西面”三字系整理者所释，今看红外线图版，已难覆视，姑存之。^{[15]270}

“除西面”简文，有可能也是说“除沙”劳作。

2. 非“除沙”对象“淤沙”说

上文对李天虹“除沙”“为铺设天田准备原料”说有所澄清。对于初仕宾主编《中国简牍集成》“除沙，即清除淤沙”及《居延新简集释》所引“除沙即清除淤沙”的判断，也有必要说明。

《说文·水部》：“淤，澼渚浊泥也。从水，於声。”段玉裁注：“《方言》：水中可居为洲。三辅谓之淤。其引伸之义也。”^{[3]562}秦汉时期的语言习惯，“淤”字“从水”，其形成原因和物理特性，与“水”有密切的关系。司马相如赋作可见“洲淤之浦”字样。裴骃《集解》引郭璞曰：“淤亦洲名，蜀人云，见《方言》。”^{[2]3017}《汉书》卷二九《沟洫志》“填淤反壤”^{[4]1689}“旱则淤绝”^{[4]1690}“填淤肥美”^{[4]1692}“填淤加肥”^{[4]1695}“贮淤而稍浅”^{[4]1697}，《后汉书》卷八〇上《文苑传上·杜笃》“畎渎润淤，水泉灌溉”^{[16]2603}，《三国志》卷三八《魏书·秦宓传》“海以受淤，岁一荡清”^{[17]973}，“淤”均与“水”有关。河西边塞防务系统影响守备条件的积“沙”，完全与“水”无关，显然不宜称为“淤沙”。

边塞军事体系防务设施可能影响军事效用的“沙”的积存，应因风而积。

1998年,敦煌市博物馆为配合小方盘城抢险加固工程进行了考古调查,所获汉简可见“除”“屋上沙”劳作的记录:

其一人削工 一人治席

一人门府门 一人治革

(9)二月廿三日乙巳卒十九人作簿一人守库 一人治苇筐

二人养传马 二人治府上清

二人治外园五人除司马丞舍屋上沙

二人治内园(II98DYT4:28)^{[18]30,166}

“除”“屋上沙”,以所谓“屋上”位势之高,当然绝不可能是“淤沙”。“除”“屋上沙”的劳作主题,应当是清除因“风非沙”即“风飞沙”情形堆积的可能影响正常防务的“沙”“土”。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简牍研究班编《汉简语汇·中国古代木简辞典》中“除沙”条的解说,即:“卒的作业之一。取除堆积于障壁等处的沙。”^{[19]262-263}这种“堆积”,绝不是“淤”积,即因“淤滓浊泥”而形成。此说应沿袭永田英正的理解。永田英正解释“烽燧勤务”类别中“作簿”显示的“除土”:“所谓‘除土’,顾名思义就是除掉尘土,也就是铲除障壁上面因风而积聚起来的砂土。”^{[20]77}明确指出所“铲除”的是“因风而积聚起来的砂土”。

3. 关于“除土”简文

居延汉简又多见从字面上看很可能与“除沙”相类的“除土”简文,也体现戍卒劳作内容。如:

(10)第卅四燧卒富承 治壑八十 治壑八十 治壑八十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89.22)^{[6]157}

(11)□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168.16)^{[6]270}

(12)□八十 除土 除土 除土□(188.28)^{[6]300}

(13)案壑 案壑 案壑 治簿 病 案壑 治簿 除土 案壑 塗 塗 累 除土□
(203.8)^{[6]316}

(14)第十四燧卒韩勋 除土 椎土 除土 除土□(220.8)^{[6]357}

(15)城北燧卒□常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254.22)^{[6]422}

(16)□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482.6)^{[6]578}

(17)□除土 除土□(525.7)^{[6]644}

又如《居延新简集释》列出的两枚简:

其□□马二人病李□戴恩二人徙墼置城上

(18)□□戌廿二人三人门二人治几一人绳

三人养二人除土二人作席

二人守阁削一人谒之亭(EPT52:117)

【校释】

“除土”原释无,据图版补。“一人绳”中华本、文物本皆作“一人绳”,集成本作“二人绳”,据图版当从前者。^{[21]630}

又如:

(19) 除土^{〔一〕} 除土(EPT4:122)

【校释】

第一处“除土”，原释作“壁”，今据红外线图版改释。

【集解】

〔一〕除土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页一三五):作簿经常将“除土”与“治壑”“案壑”并提,推测“除土”即挖土或取土,是为治壑准备土料。^{〔15〕300}

《集解》似认同李天虹“‘除土’即挖土或取土,是为治壑准备土料”说。李天虹写道:“除土,永田英正认为‘就是除掉尘土,也就是铲除郭壁等上面因风而积聚起来的砂土’,疑误。作簿经常将除土与治壑、案壑并提,推测除土即挖土或取土,是为治壑准备土料。”^{〔12〕135}

其实,“作簿经常将除土与治壑、案壑并提”的说法不确,与“除土”并提的还有“治簿”“塗”“累”等多种形式的劳作。因出土简例的增益,可知与“除土”并提的劳作分工还包括“□马”“徙壘置城上”“门”“治几”“绳”“养”“作席”“守阁削”等。而稍微了解民间“治壑”工作程式者应当知道,“治壑”通常均就近“取土”,不大可能专门安排劳力“为治壑准备土料”。

现在看来,永田英正以为“除土”“也就是铲除郭壁等上面因风而积聚起来的砂土”的意见,即接近前引“除司马丞舍屋上沙”形式的理解,应当是正确的。

4. “堦”“塙”“堦”的“骚除”“扫除”

居延汉简有显示边塞防务强调“堦上”“骚除”要求的简文,与“塙上”“堦上”“堦上”其他设施的完备性考察同时出现。如:

积薪八毋持梨不塗塙塙上樽房少二

积薪二未更积塙上大表一古恶

小积薪二未更堦上不骚除不马矢塗

(20) 望房隧长充光毋卒卧梨荐席毋候兰

诸水婴少一□ 毋干马牛矢内毋屋

汲桐少一狗少一见一不入笼

沙少三石见一石又多土毋角火芑五十(264.32)^{〔22〕159}

所谓“堦上不骚除”“堦上不骚除”,应是防卫设施检查报告清单的内容,与所谓《守御器簿》^{〔12〕109-116},有性质接近处。又“居延新简”也可见“骚除”简文,据《居延汉简集释》:

(21) 骚除山五月旦□□(EPT52:703)

【校释】

“骚除”原释无,据图版补。尾字疑为“发”,暂不释。^{〔21〕770}

肩水金关简也有涉及“骚除”“扫除”的简文。如:

护与使者当宿稽落鸡豚且毋杀使善糒米·到使急送此□

(22) □

□骚除□□传舍关门急护素婢……(73EJT21:131A)^{〔23〕20}

泉承弦三挈□四尺负十算 鼓一毋柜负五算 毋□禁当□

(23) 执通 塙中不扫除负三算布蓬一作治未成负三算毋大刀负五算□

塙上不塗塙负三算□二不□□负十算(73EJT26:107A)^{〔24〕58}

肩水金关汉简又可见关于“不除”的简文：

塙前垣不塗治卩 落端不离卩 河上舍□

(24) □□

垣北不除卩 河中毋天田卩 兰楼币

……坏卩 □□岸呼二所卩…… (73EJT21:177)^{[23]24}

“不除”，可能就是“不扫除”。“垣北不除”受到查问追究，与兵器“坏”“币”（弊）不合实战要求及“河中毋天田”之基本防范设施缺失，同样是严重失职的表现。“垣北不除”，应是来自西北方向的风沙壅积导致“垣”临敌一侧的实际高程受到影响，导致防卫能力严重降低。

联系上文说到的“省”“除沙”者皆“诣殄北”，而殄北候官位于居延防务系统北界，来自塞外的风沙危害严重的情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垣北不除”事其“北”向的意义。而前引简(8)简文“除西面”中的“西面”也正是容易来“沙”的方向。《史记》《汉书》关于沙尘暴记录，言“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翳冥昼晦”^{[2]232}“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4]1449}都说“从西北而起”“从西北起”^[25]。

5. “除沙”“除土”一事说

前引《居延新简集释》所谓“除沙”，“其具体工作当和清除整理沙石有关”的意见大体近是，或可直接理解为“清除”积“沙”。其实，简文“除土”的劳作性质也是同样的。前引永田英正说，即以为“除土”即“铲除障壁上面因风而积聚起来的砂土”。

上古文字经常“沙”“土”混说。《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李贤注：“《黄帝素问》曰：‘西方者，金王之域，沙石之处，其人山居而多风，水土刚强。’”^{[16]2869}所谓“沙石”均归于“土”。《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司马贞《索隐》指出，其说“并见《荀卿子》”^{[2]2117}。在某些语境下，其实“土”也就是“沙”。《汉书》卷九八《元后传》：“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火相乘……’”颜师古注：“李奇曰：‘此龟繇文也。阴，元后也，阳，汉也。王氏舜后，土也。汉，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阴盛而沙麓崩。’”^{[4]4014}这里有关“土”的“龟繇文”，可以解释“沙麓崩”异象。其文例又见《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及李贤注^{[16]75}。

秦汉文献所见西北荒漠地貌描述，“沙”亦称“沙土”。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可见“沙土”之称^{[4]1691}。《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匈奴益北绝幕。”裴骃《集解》：“应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2]2908}《汉书》卷六《武帝纪》：“（元朔六年）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颜师古注引《史记》裴骃《集解》说：“应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绝。’”^{[2]2908}师古曰：“应、瓚二说皆是也，而说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又引“李陵歌曰‘径万里兮渡沙幕’”为证^{[4]172}。《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匈奴北徙，幕南地空。”李贤注：“《前书音义》曰：‘沙土曰幕，即今磧也。’”^{[16]75}《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经磧卤，绝大漠。”^{[16]815}李贤注：“沙土曰漠。”^{[16]816}《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浮河绝漠，穷破虏庭。”^{[16]2911}李贤注：“沙土曰漠，直度曰绝也。”^{[16]2913}汉人说“沙土曰幕”“沙土曰漠”，说“沙幕”“沙漠”的地表构成，即“沙土”。“沙”与“土”在说“沙幕”“沙漠”地貌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按照当时语言习惯，“除沙”“除土”其义相近。

“除沙”“除土”在居延汉简简文中虽然以不同字样出现，应当是指同一劳作内容。

6. “除沙”简的工程史料和环境史料意义

前引简(4):“三月甲辰卒十四人,其一人养,定作十三人,除沙三千七百七十石,率人除二百九十石。与此七万六千五百六十石。”有具体的“除沙”工作量的记录,可以看作值得珍视的工程史料。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简牍研究班编《汉简语汇·中国古代木简辞典》“除沙”条所引简例,也是这枚简^{[19]262-263}。

“卒”“十三人”“除沙三千七百七十石,率人除二百九十石。”简文有“三月甲辰”的日期记录,则“率人除二百九十石”,应该是当日劳作的人均工程量。

西汉衡权每斤 248 克,则“二百九十石”为 8630.4 公斤。东汉每斤 220 克^{[26]428-429},则“二百九十石”为 7656 公斤。通过这一数据,可以得知戍卒以“省”的方式集中“除沙”的工作量。

简文“与此七万六千五百六十石”文意未能确知。也许是集合其他“卒”的工程量的总和,也许是更长的工作时间的工程量。但是应为“除沙”工程量额度的理解应当是大致合理的。由这一数据或可推知当时风沙对人文活动空间影响的严重。有学者认为,“从中似乎可以看出除沙已属常态化工作,可窥汉代敦煌乃至河西地区沙尘天气之频繁。”论者还指出,“考古工作中也发现了沙尘暴的痕迹。据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队领队何双全研究员记载,悬泉置遗址发掘时,在划分地层时发现,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第二层与第三层之间,均有细沙层分布,并隔断文化层之间的联系,推测为大风沙暴所致。这两层文化层为王莽至西汉成帝时堆积,由此可以推断公元前 20 年至公元 20 年间,曾有特大沙尘暴袭击过悬泉置。”^[2]论者对年代的表述或存在问题。但是指出汉代曾经有“大风沙暴”影响丝绸之路交通的情形,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据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发掘报告,“遗址灰层堆积表面,均有一因后期风沙形成的厚薄不一的砂砾层,砂砾层下即当时倾倒之垃圾和草木烧灰。灰层堆积下,为原来的戈壁地面。”^{[27]54}所谓“因后期风沙形成的厚薄不一的砂砾层”,应是“除沙”劳作的工作对象。

后世城防工事的维护,依然有类似“除沙”工程的劳作形式。明人杨博《修筑紧要城堡疏》:“……镇番地方,北出凉州二百余里,旷远寥阔,寔与宣府、独石、马营相类。昔人谓于凉州北境磧中建置城垣,控其冲要。自是寇不敢复至凉州城下,即此处也。乃今风沙壅积,几与城埒。万一猾虏突至,因沙乘城,惟凉永坐撤藩篱,寔甘肃全境安危所系。”于是建议“消除沙患”^[28]。光绪《甘肃新通志》卷一三《古迹·凉州府镇番县》“小河滩城”条引述此疏,“乃今风沙壅积,几与城埒”作“乃今风沙壅积,几与城均”“消除沙患”作“消除沙害”^[29]。民国《朔方道志》卷二八《艺文志五·议说》载总兵官抚民《定哨法议》:“今河东之边墙,风沙壅积,濬沟扒沙,全仗班军。”^[30]汉代所谓“除沙”,这里称“扒沙”。这一工程形式的作用,是防备“猾虏突至,因沙乘城”。

由于特殊的生态环境条件,“风沙壅积,几与城埒”或说“风沙壅积,几与城均”,形成严重的“沙患”“沙害”,这是“凉州”等荒漠条件下“冲要”地方城防工事长期面对的危难问题。这应当是不能不持续组织“除沙”行为,以致被有的学者视为“常态化工作”的原因。

张德芳著《居延新简集释》(七)关于简 EPF22:78“居延城”的介绍,引用了《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额济纳河流域障隧述要》《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等论著^{[31]455}。据《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记述,居延城障遗址,城周围多大沙丘。城址西北角和西墙南端被流沙覆盖,形成两个大沙丘^{[32]150-152}。这样的现象,是年久“风沙壅积”造成的。贝格曼有关居延地方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信息的记录,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如“瓦因托尼一线的古代遗存”“被沙丘掩埋的”“土墩”“被流沙掩埋了踪迹”的“几乎看不见的壕沟”“阿特松治一线的遗存”“障内完全被流沙掩埋,没有发现任何遗物”的城障^[30];“伊肯河

以东的哈喇浩特地区”“位于一个不易发现的被流沙覆盖的‘布鲁克(Burukh)’区域”,发现了“房址 K693”等建筑遗存;而“房址 K702”“在众多沙丘中”;……这些现象都提示我们西北边塞“流沙”对军事设施与军人活动的严重威胁。“房屋遗址”“位于沙丘地带”“位于沙丘之间”“位于旷野上沙丘间”“坐落在沙丘之中”,是非常普遍的情形。贝格曼日记中有关考察的记录,反映了“房屋遗址”被“沙丘”围困的形势:“我们穿越高高的沙丘,在沙丘之间发现了房屋遗址”“沙丘高达 10 米”“要穿越沙丘处的砂土相当困难”^[33] 89,102,107,112,137,140,166,135。

许多迹象表明,汉代边塞军人当年辛苦的“除沙”劳作,实践着以坚韧力量抗拒“风沙”“流沙”这种自然力的努力。“除沙”作为维护与强化西北障塞防务的军事工程的意义,值得研究者关注。

作为生态史料与工程史料的“除沙”工役记录,对于我们认识丝绸之路交通史,也有重要的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王子今.秦汉边政的方位形势:“北边”“南边”“西边”“西北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21(3).
-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5]朱建军,赵玉琴.简牍材料所见两千年前敦煌地区大风与沙尘暴[N].光明日报,2021-05-24(14).
- [6]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焯.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7]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肆)[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
- [8]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壹)[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4.
- [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10]杨眉.居延新简集释(二)[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 [11]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第8册)[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 [12]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13]沈刚.居延汉简语词汇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14]孙家洲,等.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正[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 [15]孙占宇.居延新简集释(一)[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 [1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7]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8]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玉门关汉简[M].上海:中西书局,2019.
- [19]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简牍研究班.汉简语汇·中国古代木简辞典[M].东京:岩波书店,2015.
- [20][日]永田英正.居延汉简集成之二——破城子出土的定期文书(二)[C]//谢桂华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21]李迎春.居延新简集释(三)[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 [22]简帛整理小组.居延汉简(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6.
- [23]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肩水金关汉简(貳)下[M].上海:中西书局,2012.
- [24]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肩水金关汉简(叁)下[M].上海:中西书局,2013.
- [25]王子今.两汉的沙尘暴记录[J].寻根,2001(5).
- [26]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 [2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M]//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

- [28]陈子龙.明经世文编[Z].明崇祯平露堂刻本.
- [29](光绪)甘肃新通志[Z].清宣统元年刻本.
- [30](民国)朔方道志[Z].民国十五年铅印本.
- [31]张德芳.居延新简集释(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 [3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 [33][瑞典]弗克·贝格曼.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斯文·赫定博士率领的中瑞联合科学考查团中国西部诸省科学考察报告第8和第9[Z].黄晓宏,张德芳,张存良,马智全,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

Garrison Soldiers' Cleansing Sedimentary Sand Work in West of the Yellow River in Han Dynasty

Wang Zij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Due to its barren landscape and high frequent sandstorm, west of the yellow river was named “drift sand” or “desert” since ancient time. Cleansing sedimentary sand, which was mentioned in unearthed Han bamboo slips, constitute garrison soldiers' daily duties. These effort sometimes was also recorded as cleansing land. These information helps illuminate the environmental and geographical status of west of the yellow river on the Silk Road during the Han Dynasty. Historical records related to cleansing sand have military, ecological as well as engineer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 garrison soldiers; cleansing sedimentary sand; cleansing land.; labor; Silk Roads;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责任编辑:刘力]